

是,这样坚持下去!

奥列格·谢亮庚著



新文艺出版社

奧列格·謝亮庚

是，这样坚持下去！

王夢君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描寫小海軍的成長过程的中篇小說。作者通过主人公小海軍維佳这个形象，描繪了苏联人民在衛國戰爭中是如何艰难困苦。作者也生动風趣地寫出了少年性格上的特点和心理。

戰爭夺去了維佳的母親，他父親在海战中受了重伤，下落不明。所以几乎成了孤兒。后来由父親的老战友庫尔巴托夫帶到了扫海艇上，直接参加了战斗。起初由于沒有战斗經驗，鬧了不少笑話，也給其他水兵招來了很多麻煩。但在党团的培养教育下，在同志們的幫助下，终于鍛煉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海軍。

ОЛЕГ СЕЛЯНКИН ЕСТЬ, ТАК ДЕРЖАТЬ!

根據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本譯出

是，这样坚持下去！

奧列格·謝亮庚著

王 夢 君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壹壹号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168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6 1/8 字數 120,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价(6) 0.50 元

目 次

第一章	在封鎖中	1
第二章	春天來到伏尔加河	17
第三章	“一百二十号”	27
第四章	扫海艇上的普通一日	33
第五章	战斗的洗礼	42
第六章	輪船沉了	57
第七章	非編制的观察員	69
第八章	把火力引向自己	87
第九章	維佳的智謀	95
第十章	放信号彈的人	102
第十一章	机关槍旁	109
第十二章	穿过火海	126
第十三章	斯大林格勒渡口	134
第十四章	“我們誓死不退到伏尔加河左岸!”	145
第十五章	再見了,“一百二十号”!	157
第十六章	海軍士兵們宣誓	169
第十七章	全民狂欢的節日	179



第一章 在封鎖中

冻在涅瓦河冰里的軍艦上的大炮，在沉重地轟鳴着，克朗什塔特炮台齐射的炮击声，像远方的雷鳴一般，不时地傳到了城市里。

稀疏而潮湿的雪花輕輕地落在維佳的大衣、帽子和氈靴上。雪花是可以抖掉的，但是維佳却不想动彈。他坐在自己屋子的頂上，把下巴藏在媽媽的絨头巾里，瞪着兩只眼睛，一霎不霎地向远方眺望。每一下炸彈的爆炸声，都使他更緊地靠向那冰冷的烟囱。

这是一幢很高的房子，因此别的房子的屋頂在它的周圍，就像是一个个的大雪堆。所有的房頂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个奇形怪狀的黑点。有时这些黑点順着雪野慢慢地移动着，但在空襲警报解除之前，大半時間都是靜止不动的。这里坐着的是監視哨——扑滅燒夷彈的人們。

那边，在灰色的天空中發黑的障碍气球上面，飛着法西斯

強盜的飛機。它們在城市的上空盤旋，向住宅投下燒夷彈。可是它們也常常扔下爆炸彈。這時房子就震動起來，中了炸彈的房子慢慢地搖晃着，突然地塌倒了，於是馬路上便堆積起一堆堆的瓦礫。

對於這種炸彈，只有一種防禦的辦法——進防空洞；但是不能全都去！當人們躲在防空洞里的當兒，若是有一個很小的，初看起來並不會有什麼危險的燒夷彈落在房頂上，那麼它就會洞穿屋頂，而頂樓就會被熾烈的火焰照得通紅。

維佳坐在这里也是監視着那些燒夷彈的。

坐在房頂上，听着炸彈在頭上呼嘯是有些可怕的，但是維佳不能不這樣做：要知道，打戰爭開始那天起，全體人民就都起來保衛祖國了。

維佳看見過自衛軍開赴前綫的情景。年青力壯的小伙子，頭髮斑白的老年人，各種各樣從事和平職業的人們都拿起了武器。他們不是去接受檢閱，但他們闊步前進，面容嚴肅，充滿着決心。

維佳和所有的孩子們一樣，總是在上前綫的人們周圍打轉，他把送別每一支隊伍，都看成是自己的義務，維佳常在無意中聽到士兵們同家人所說的最後幾句話。特別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自衛軍人的話深深印入了維佳的記憶中，那人走在隊伍的最後，神色疲憊，向一個同他并肩快步走着的上了年紀的女人說道：

“現在不是呆坐在家里的時候……記得斯大林的話嗎？全體人民都必須起來抵抗敵人！”

全體人民是站起來了。一些人走上了戰場，一些人站到

了机床旁边的斗争崗位上，另一些人成了地方防空大隊的战士。維佳也找到了事情做：他开始同本小隊的少先隊員們一起在房頂上值班。在最初几天里，維佳觉得很害怕，可是他不愿比别人落后，他同恐懼進行了斗争。現在在他个人的記錄上，已經扑滅了十二个燒夷彈！地方防空机关首長克羅畢岑上尉親自嘉獎了他。

和克羅畢岑相識也是很特殊的。在某一次空襲中，那時維佳還沒开始在房頂上值班，鄰家的房子被燒夷彈燒着了。起初火舌从房檐下胆怯地向外探伸着，过不一會兒，仿佛大胆起來，它們向外擴展，火勢越來越大，突然从二楼窗戶里噴出了一团团的灰烟。

救火隊員很快就趕到了，可是当活动梯子剛剛架到二楼，又响起了炸彈的呼嘯声，馬路上火光一閃，接着爆炸的气浪把維佳抛到了过道里。等維佳站起來的时候，街上一輛救火車也沒有了，梯子倒在牆下。應該把火扑滅，可是敌机还在燒着了房子上空盤旋，人們都驚慌地躲在大門里。這時來了克羅畢岑。制服的一只空袖筒塞在寬寬的軍官武裝帶下面，這使他顯得更加細長，他大步地越过馬路，一只手用力扶起了梯子，梯子是豎起來了，可是馬上又要倒下去。克羅畢岑的空袖筒動了一下，仿佛想用第二只手把梯子扶住，可是他沒有第二只手。梯子越來越往下傾倒，但它畢竟沒有倒下去：几十只手抓住了它，把它舉得更高，很快地一股股有力的水柱向火焰沖去，火勢變弱了。

這一切都是封鎖初期的事情，可是今天維佳一点也不害怕了。他甚至都不願意离开房頂。为什么呢？媽媽再也不会

叫他了：

“維秋沙①！回家來！”

今天媽媽死了……

后边有一个人在房頂上走動。背后發出了沉重、嘶啞的喘息聲，維佳回過頭來看了一下。會計員彎着腰站在他背后。他的眼睛凹了下去，鼻子光得像老鷹鼻子，滿頭都是白髮。

維佳同這幢房子里的所有孩子一樣，是不喜歡這位會計員的。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老是愁眉苦臉，他那手杖碰到石頭馬路的每一下响声，都使孩子們感到不舒服，雖然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一次也沒有責罵過他們。一天，當足球比賽正達到最緊張的時候，維佳——他是後衛——踢球用力過猛，打碎了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住宅的一塊玻璃；就是這樣，他也沒吵嚷，沒有告訴維佳的爸爸和媽媽……可是孩子們仍舊怕他。

現在他正站在旁邊，拉住維佳的袖筒，用因為傷風而變得嘶啞的聲音說：

“走吧，維佳。”

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的房間很小，唯一的一扇窗戶朝向院子。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窗上的玻璃到現在還幾乎是好好的。只有一個窗孔用座墊堵着，座墊已經凍上，大概春天以前是拿不下來了。房間的一角放着一張床。床上堆着被子、大衣、皮襖；一句話說完，會計員所有的全部暖和的，能御寒的東西都在这里了。

① 維佳的本名是維克多，維佳、維秋沙、維奇卡都是其愛稱。

床對面，在靠牆的地方，放着一張失掉了皮墊的安樂椅和一個衣櫃。當然，這不是人們在商店里見慣的那種衣櫃。它下邊的抽屜已經沒有了，剩下半扇小門還勉強強地挂在最後一個螺絲釘上。

“維佳，你坐在这把椅子上，”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說。
“我馬上就把晚飯弄好。”

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精神抖擻地說着，盡量裝出快活的样子，可是他的雙手却抖得很厲害。費了很大勁才从火柴盒里拿出了一根火柴。

“他用火柴干什么呢？”維佳想着，只在这時他才看見了一個小黑爐子。它被安置在破衣櫃的後面，在黑暗的角落里，是很難辨認出來的。

火爐里終於生起了白色的火苗。

“呵！事情辦好了！”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興奮地說着。“喂，維佳，你來幫一下忙！”

兩個人抓住衣櫃的小門。螺絲釘訴苦般地尖叫一聲，从它呆的地方跳了出來。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气喘吁吁地用斧子砍了几下。爐子很快地燒熱了，上面現出了紅點。屋子漸漸暖了起來了，維佳摘下帽子，脫下大衣。只有媽媽的頭巾仍舊圍在脖子上。

晚飯是開水泡硬面包皮。飯後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說道：

“現在睡吧，我在床邊睡。”

維佳順从地鑽進被子和大衣底下，面朝牆壁轉過身去。

這時他又想到，他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個人了……

还在春天的时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呵！爸爸在海軍里服务，虽然不是經常地，但有空还是回到家里來。媽媽总是很愉快，对一切都是滿意的。后来战争爆發了。爸爸到大海上去了，好久沒有得到他的消息，突然从遙远的烏拉尔來了一封信：爸爸受了重伤，住在后方医院，但这时要从列寧格勒到他那里去，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維佳就这样和媽媽留在列寧格勒了。不久，德國人包圍了城市。沒有了电灯和水。可是身旁有着媽媽，多么親愛的好媽媽呀！……她常常嘮嘮叨叨，要他穿得更暖和一些，赶到防空洞去，不讓他爬上屋頂，总是关怀着他，并且把自己的口粮分給他吃……媽媽，親愛的好媽媽呀……

可現在媽媽已經不在了……維佳不願意哭，可是眼泪自己却流了出來，維佳又止不住它。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小心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旁，緊緊地抱住了他。

維佳哭得更厉害了：媽媽常常就是这样抱他的……

最后，維佳还是睡着了，在夢中他还繼續嗚咽着，身旁躺着的是全幢房子里最容易生气的人，他沉重地嘆息着，不停地將那从維佳战栗的肩上滑下來的大衣弄平整。

* * *

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的房間永远是昏暗的。只有爐子里微弱的火光时而照着老人那多皺的面頰，时而照着孩子那髒而消瘦的臉孔。也許，在昏暗中更好些：由于昏暗，就不顯得缺少了安乐椅和衣櫃；今天早上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把椅子靠背也放進火爐子里了。

維佳在媽媽死后，今天第一次親自去領面包。平常費道

尔·華西里耶維奇一早就急忙去排隊，他的手杖敲得樓梯石階直响。（手杖是房間內唯一完整的木制物品。）但是，这几天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明顯地衰弱下去了。他那穿着深筒套鞋的双脚移动得越來越慢，好久才能走上樓來，差不多走兩三个梯階就要休息一下。他越是瘦，他的鼻子越是顯得大。

“喔，配給証。去吧，維佳。”

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在上衣的暗兜里摸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用麻布纏着的皮夾子。

“可不要丟了，”他一边說着，一边遞給維佳三張面包配給証。

“怎么三張呢？”維佳想問一下，可是嘴沒有張开：在一張配給証上，他看見了媽媽的姓与名字。

怪不得最近几天維佳吃到的面包多了呢！……

“这个交回去嗎？”孩子用顫抖的声音問道。

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在与維佳一起生活的全部時間內第一次把目光轉向了一旁。他那關節腫脹的手指摸弄着大衣上的鈕扣，也不知道是想把它們解开呢，还是只檢查一下它們是否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你要明白，維佳，”在長久的沉默之后，他开口了。“从一方面看，你是对的……”

維佳凝視着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在那漫長的冬季夜晚，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撒謊——是最大的罪过，正直的人永远要說实話，可是突然……他，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隱藏媽媽的配給証，沒有把它交回去……維佳非常希望他並沒有什么过錯，所以維佳張大兩只藍眼睛，以期待的神情望着他。

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沒有經得住這沉默的責備。他由床上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向維佳。

“哎，維秋沙，”他說完又沉默了一會兒，無聲地抖動着嘴唇，好像在選擇詞句。“按照法律，我們還可以保留一天……”

又是一陣靜默，兩個人都感到很難受。維佳不知道有這麼一條法律，允許使用別人的配給証，就是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自己也覺得他說的話是多餘的，不確實的，所以突然用一種顫抖的聲音結束道：

“我一生都在監督着，要使每一文錢都正當地用掉……我的職業是這樣的……可是這兒……”

他沒有說出這兒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揮了一下手，把身子轉過去，背彎得比平常更低，向着床走去，然後倒在床上。

這短短的幾句話和像被極沉重的貨物壓彎了的脊背，比什麼都更清楚地告訴了維佳一切。他明白了：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會長久地躺下去，也可能永遠。這時腦中又掠過了另一種思想，為了証實一下，維佳把手插入自己的大衣兜。果然不錯！衣兜中又有了一小塊面包皮！維佳自從到這兒來住以後，他的衣袋里總有面包皮。平常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出去領面包時，總是把維佳趕到街上去。

“去吧，到外面玩一玩去吧，”他嘮叨着。“屋子裡有你呆的時候。”

維佳並不遠離開家，在大門口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從拐角上出現那熟習的、拄着手杖的、彎曲的身影。他們倆互相攙扶着，走回家去。

無論在玩的時候，或是在房頂上值班的時候，維佳經常可

以在衣袋里找到面包皮。他覺得很奇怪，但並沒有久久地去想它：常常很想吃东西。

維佳走到床边，小心地把面包皮放在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的顫抖的手中，用臉貼一下他的手，就走出去了。

“不要緊，維秋沙！……我們可以支持到春天，在那邊，一旦我們的人把法西斯匪徒的脖頸捏住，一切就都會好轉了。”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經常這樣說。

可是他自己沒有等到春天。有一天早晨，維佳想暖和一下，就連頭鑽進了被窩，把身子靠向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但馬上嚇得跳開了：他的臉碰到了老人的冰一樣涼的手掌。維佳爬出衣裳堆，點着爐子，把最後一張報紙卷成筒形，燃着了，像火炬一樣把它高高舉起。

火苗跳動着，照亮了蒙上一層白霜的牆角和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躺着的床。他臉朝上躺着，兩只眯縫眼望着天花板。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好像沒有死，只不過是在考慮一件什麼非常重要的事情……

床边有一个盛着水的鐵罐，几小塊泡脹了的面包皮在里面漂浮着……

報紙燃盡了，一片片的黑灰，慢吞吞地落在地板上，屋角又重新籠罩上黑幕。

現在該怎麼辦呢？把費道尔·華西里耶維奇的事情告訴誰呢？到誰那里去尋求幫助呢？……這回真的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難道只一個人嗎？

不，不只一個人！少先隊是有几个月沒有過隊日了，但是

小隊長和普通的隊員却时常到維佳這兒來。問他事情怎么样，需不需要幫助。有時也囑托點什么事，然後把領子豎起，圍住臉蛋，又跑到別家去了。

今天也許会有什么人在來？……干什么等着呢？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噢，比如說，到柯里亞·茹爾柯夫那兒去。和他在一起學習過……甚至在一個小組里呆過……

維佳把媽媽的头巾緊圍在脖子上，走出門外。離朋友的家只隔三條街區。

城市沒有電燈和水，法西斯強盜在不停地用飛機轟炸和用大炮轟擊這座城市。沉重的炮彈，不時帶着刺耳的聲音飛過毀壞了的建築物、死寂的小公園和用沙袋圍着的紀念像，然後落下來，揚起一團團泥雪混雜的污穢的煙幕，燒毀了蒙着一層像毛皮似的白霜的牆壁。沒有了窗戶的巨大、晦暗的建築物聳立着。有幾個地方，還可以看到，窗子上糊着防空紙條。很少看得見從窗子里伸出來的鐵爐的煙筒，其中，冒煙的就更少了。

路當中，斜倒着一輛載重汽車。它已經在這裡停了兩天了，在它的周圍，風卷起了一個大雪堆。汽車的側板已經沒有了：它碎成了木片。

前面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個大雪堆。一個老头子，也許根本不是老头子（現在，人都很像老头子），拖着一個小雪橇，上面躺着一個纏裹白布的屍體。老头子坐下來休息一下，後來就再也沒有站起來。在那兒卷起了一個雪堆……

維佳還沒走一半路，就響起了炮擊聲。一顆沉重的炮彈落在大樓的灰色牆壁上。驚天動地的爆炸聲，震落了拉電車

綫的电杆上的積雪。牆壁被鉄梁打出了一个殘缺不齐齒形的裂縫。

法西斯匪徒刚开始轟炸的那些日子里，落彈区是禁止通行的。現在呢，甚至連理都沒人去理它。橫越过馬路——就算了事。

現在維佳也是这样做的。离他不远，走着五个士兵。他們結实的靴踏在雪上咯咯直响。他們那灰色的大衣，还保留着被前綫篝火烤焦的紅色痕迹。他們的顴骨凸起，嚴寒沒有把他們那沒有血色的蠟黃的皮膚冻紅。士兵們身上放散的不是火藥味，不是那一嗅便知是前綫士兵的气味，而是医藥味，医院里独有的气味。

“从医院上前綫，”維佳猜到了，并留心听着他們的談話。

“咱們在大門口避一會兒么？”一个士兵建議說。

“怎么的？你瘋了？”另一个立刻粗声粗气地說道。“我們后边的小伙子都不躲起來，你却想鑽到过道里去！”

士兵們靜靜地走了几分鐘。后來其中一个人說道：

“是啊，列寧格勒人真是勇敢、真了不起！他們絕不会把头低下！”

“不光是他們不会低头。全体人民都是这样的！”那个粗声粗气說話的士兵又插了一句。

來到熟習的門口了。維佳止住脚步，想了一下，最后決然地走向門口。很長時間沒有人应敲門声，維佳剛想离开，可是門里却响起了咳嗽声和摘門上挂鈎的声音。

“快進來，”黑暗中有人說。“这边來……留神点兒：这兒有爐子……”

維佳把胳膊向前伸出，順着黑暗的走廊走進了熟習的房間。可是維佳却覺得房間像是陌生的。人也變了……在維佳面前，站着一個穿着滿是油污的滑雪褲的老太太，試探地盯着他望。床上躺着一個人，也在望着他。但在这个人的眼里，已經失去了生命的火花。

“你找誰？”

“柯里亞……”

那女人走近維佳，抓住他的袖筒，把他拉到窗前，長久地凝視着他的臉。

“認不出來了……”

“我們在一起讀書……我叫維佳……奧列霍夫·維佳……”

女人的手用力地抓緊他的衣袖，仿佛要把它拉掉似的。

“聽見了嗎，米沙？他是奧列霍夫·維佳！他們在一起讀書！你記得嗎？”

這時維佳才認出了那女人是柯里亞的媽媽。他們談了不久，從談話中維佳知道，柯里亞在轟炸時被炸死了。床上躺着的，是柯里亞的父親。

“他得了真正的飢餓病，”柯里亞的媽媽說，搖著頭，就像這可怕的字眼對她並沒有多大關係似的。“可倒倔強！……昨天還要上工廠呢，我沒有放他，”說著，降低了聲音：“你知道我們的工廠現在在生產什麼嗎？呵哈！……”

維佳不知道“飢餓病”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看見過因勞累而死的人，其形狀就是這樣的。柯里亞的爸爸現在就像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樣。

“常到我們這兒來吧，什麼時間都可以。關於你的事情，我今天晚上就告訴應當告訴的人，”在維佳把一切都講給了柯里亞的媽媽之後，她說。“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可是上工廠的時間到了。”

她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晚上來了一個少先隊小隊長和兩個共青團員。他們拉來木柴，抬走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還叫維佳與他們同去，然而維佳拒絕了。

他考慮到：“如果我不在，爸爸來了信怎麼辦呢？”一旦知道爸爸的真實地址，他馬上就會跑去。這個人怕，那個人怕，可是維佳任何戰綫也不怕！……

* * *

白晝變得越來越長了！春天！春天即將到來，冬天剩了個末尾！甚至連窗上的冰也融解了。維佳早晨圍起媽媽那白色的絨頭巾上學，然後去食堂，再到學校，一天就是這樣地忙碌着。現在只有睡覺時，維佳才在家裡。今天沒有功課，所以維佳坐在費道爾·華西里耶維奇的屋子裡，向窗外觀望着。

“夏天快點兒來吧，”維佳想着，眯縫起眼睛來抵禦刺目的陽光。“越過戰綫，直接到莫斯科！那兒定會告訴我爸爸在哪裡……”

維佳從衣袋裡掏出爸爸最後寄來的一封信。雖然他已把這封信背得爛熟，可是還想再看一遍這親切的幾行字。信是寫給媽媽的，也有一些是寫給維佳的。爸爸要他幫助媽媽，要他學習……幫助媽媽……

有人在用力敲門。維佳懶洋洋地從床上站起，開了門。在